

阿城
特别推荐



鸵鸟文学丛书

STACCANDO L'OMBRA DA TERRA

身影离开大地

〔意大利〕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 著
夏方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02 鸵鸟文学丛书

STACCANDO L'OMBRA DA TERRA

身影离开大地

〔意大利〕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 著

夏方林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2281

Daniele Del Giudice
Staccando l'ombra da terra

© 1994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 p. a. , Torin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影离开大地/(意)朱迪切著;夏方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4

(鸵鸟文学丛书)

ISBN 7-02-003916-2

I. 身… II. ①朱…②夏…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553 号

责任编辑:王 涛(特邀) 装帧设计:何 婷
刘海虹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身影离开大地

Shen Ying Li Kai Da Di

[意大利]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 著
夏方林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8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2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916-2/I·2973

定价 10.00 元

《鸵鸟文学丛书》序

吕同六

回眸二十世纪意大利小说，不难发见，创新这根红线自始至终或清晰或隐约地贯穿于它的发展进程。

且不谈世纪初的未来主义和六十年代崛起的新先锋派，它们高高举起颠覆传统的大纛，以彻底革新艺术手段和语言规范相标榜，最终走向极端。单说上个世纪里的几位小说大家，他们就是创新精神的杰出代表。

皮兰德娄起步于现实主义，后期的小说则同他的戏剧一样，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环境里，展开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不经的情节，淋漓尽致地揭示出现代人的“自我”与“假面”不可调和的冲突，痛苦地追究其根源。莫拉维亚把意大利短篇小说的传统技巧，同着意刻画人的意识，同精细的精神分析冶于一炉，把一则则故事写得曲折有致，灵动传神，在咫尺篇幅里

扩大了心理描写范畴和思想容量。卡尔维诺的小说独辟蹊径，写实、童话与魔幻交融，不断探索与开拓小说艺术的新形态。夏侠则从西西里黑手党制造的种种罪案入手，寓哲理的论述于推理小说的手法，揭露社会黑幕，针砭时弊。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卡尔维诺、夏侠、莫拉维亚三位大家，还有我们熟悉的《苦难情侣》的作者普拉托利尼、《历史》的作者莫朗苔，相继谢世，意大利小说界顿时冷清、落寞许多，大有人去楼空之感。这一时期的意大利小说，除了马莱尔巴、斯戈隆和埃科的几部作品，国内鲜有译介，至于意大利中青年作家的情形，更是不甚了了。

于是，《鸵鸟文学丛书》应运而生，生逢其时。

收入这套丛书的四位作家，都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意大利文坛十分活跃，在欧洲享有广泛影响，而于我国读者颇为陌生的作家。把他们置于意大利二十世纪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取向、艺术特色，做一番考察，当是一件饶有兴味而有意义的事情。

这一代作家大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他们亲身经历或强烈感受到了像狂飙一般席卷意大利和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造反运动，以及与之伴随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精神上全面的、剧烈的震荡。周围的现实，对于他们来说，愈来愈失去现实性。他们的思想

观念、人生观、艺术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当他们拿起笔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叙述和阐释愈来愈非现实的、难以认知的现实。他们笔下的人与事，他们的语言，给我们以陌生感，但陌生中又透出新鲜、新奇，当然有时不免显得怪异。他们观照现实的视角，叙事的切入点，小说的构架，叙述的话语，都有了同前辈作家迥然相异的趋向，透露出当今意大利小说的某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

达尼埃莱·德尔·朱迪切（Daniele Del Giudice）是这一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一九四九年出生在罗马，先后发表了小说《温布尔登的体育场》（1983）、《西方地图》（1985）、《在兰斯的博物馆》（1988）等，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一九九四年面世的小说《身影离开大地》，选择了一个文学史上几乎没有触及的，常人亦无缘直接体验的生存环境，去展示他的叙事才华。德尔·朱迪切从人类飞行史上撷取的八次飞行经历，是在那特殊的环境里的八次特殊的飞行，诸如一九八一年在乌斯蒂卡岛上发生的神秘的坠机事故，投笔从戎的法国著名作家圣埃克絮佩里在二次大战中最后一次驾机飞行，一名资深的轰炸机驾驶员的可怕经历，两名飞行员追忆令人心悸的困难，等等。小说的每一章，都是一次不同的飞行；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冒险，一次生与死的体验。作家无意去渲染空战的场面，去探究空难的缘故，而是在

飞行经历的叙述同想像、回忆的交织之中，着力刻画在那空旷、孤独的高空，在那令人恐惧的片断时间里，飞行者的思绪、心态与灵魂。活着的飞行员，同牺牲的飞行员，交替出现，或进行交流。这种特殊的、可怕的飞行体验，提供了对生命的寓意的一种含蓄、深沉的解读。

这部作品的语言极富特色。小说叙事的节奏急促、紧凑，词语简约、凌厉，但是，词义的密度很大。每一个词语，都好似飞行，好似生活，都隐含着言犹未尽、一言难尽的意味。

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学中常见的题材，二战后新现实主义作家更是把这一题材的写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作家，没有放弃这一传统题材，但他们开掘的角度，叙事手法，语言形态，都已独标一格，各显其能。不妨读一读罗多利的《鲜花》和切拉米的《小小职员》。

马可·罗多利（Marco Lodoli，1956— ）是当今意大利中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他长期在罗马的一家职业学校任教。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逝去的千年的日记》，1986）。还出版过诗集。九十年代是他创作最活跃的时期，相继发表了《新手》三部曲（1990—1993）、短篇小说集《狗和狼》（1995）、长篇小说《风》（1998）等。

《鲜花》（1999）是一部耐得住咀嚼的作品。一个

只有二百多居民的湖边小镇，偏僻、宁静。一个供职于当地邮局的小职员，每天卖邮票、盖戳子、送电报，生活平淡、单调。兴许，这风平浪静的生活会一直一成不变地、久久地继续下去。然而，一封来自某诗歌杂志社的神秘信件，激活了一潭死水。他开始观察世界，开始他的罗马之行。他同一个残疾的男子、一个占卜的女人为伴，过着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生活。他通过自己的眼睛和经历，体验着城市的紊乱、痛苦，探索着语言、贫困、犯罪和爱情。他每天都面临着同世界的理智沦丧、诱惑做斗争。他失去了那两个伙伴，陷入了绝对的孤独和空虚，却终于登上了那座一直吸引着他的神秘的大楼；那个关闭着的诗歌杂志社的房间，似乎一直在那儿等待他的光临。一切豁然开朗。他以诗人的明亮目光俯视，周围的混沌化作了一片无垠的鲜花广场，一片美妙无比的景致。

这或许意味着主人公痛苦的追寻的结束，或许还意味着希望的未来的开始。其实，任何开始与结束，任何痛苦与希望，都是交错连接在一起的。任何开始与结束，任何痛苦与希望，常常是可怜的、徒劳的，但有时又忽然孕育出鲜花盛开的美景，诚然这景致是脆弱的，但却是美好的。这恐怕可以说是小说《鲜花》的寓意，是它给予人们的启示。

《鲜花》不同于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罗多利只是把“小人物”作为载体，作为中介，社会背景淡

化，以至隐去，而倾力描写主体的生命体验，从紊乱的现实图景中，显现出某种美，某种和谐。小说的语言形态也很有意思。罗多利叙述抽象的事物、观念时，如思想、时间、语言、姓名等等，喜欢诉诸飘忽、古怪的意象，例如，“思绪在充满灰尘的小路上拼命向后奔跑”，“脑袋里也感到冰凉，思绪一丝不动地垂下，冰冻得像是钟乳石。”也擅长使用突兀的、夸大的比喻，例如，形容人“缩成一团，比一颗子弹显得还小”，“性情暴戾、扭曲，像一根钉歪了的钉子。”这种表现手段看起来似乎怪诞、夸大，但细细琢磨，倒也十分贴切、有趣，赋予了抽象的事物、观念以活跃、奇异的形象，过目难忘。

温琴佐·切拉米（Vincenzo Cerami，1940—）是这批作家中资历最深的一位。他五十年代在罗马郊区钱皮诺镇一家私立中学读书，恰逢著名作家、后来又成为电影名导演的帕佐利尼在该校执教，深受帕佐利尼的影响，又受到他的赏识和提携。一九七六年，切拉米发表处女作《小小职员》。嗣后，相继发表了小说《多情的存在》（1978）、《脆弱的小伙子》（1983）、《兔子》（1988）、《人们》（1993）等。切拉米还是一位剧作家、电影编剧，获得奥斯卡大奖的影片《美丽人生》，就是他和著名喜剧演员贝尼尼合作的成果之一。

《小小职员》的主人公是政府某部门的一个普通

科员，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一个“小小职员”，过着呆板、清贫的生活。他退休以前的惟一奢望，是把儿子弄到自己任职的部门工作。他想尽法子，甚至不惜违心地求助于秘密组织共济会。眼看希望即将实现，儿子却意外地遇害。他的精神世界崩塌了。警察局让他去指认凶手，他面对罪犯，竟保持着沉默。但随后他出人意料地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凶手。

乍一看来，切拉米的这部作品颇有点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的味道。他以沉郁的笔触，透彻地描述了小科员平庸、琐屑、悲凉的生存情状，在生活的重压下卑微、颓丧、扭曲的性格，凄清感人；笼罩着家庭的灰暗、凝滞、重浊的氛围，令人窒息。对于那个冷漠地、无情地吞噬生灵的官僚机制，对于它的令人憎恶生畏、但又让人无可奈何的腐败、黑暗，也有着深入的掘发。

但看似平淡、单调的描写小职员的故事，却蕴含着巨大的悲剧内涵。切拉米独具匠心，采用一种同小职员的平平淡淡的生活一样的平平淡淡的语言，一种似乎无声无息的语言，不动声色地、细致周详地叙述着父亲为儿子的复仇行动；或者说，这种语言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简简单单地予以“显现”，显现出现实生活中一出异乎寻常的悲剧。小说以徐缓、委婉的节奏展开叙事，而当对人物感情的刻画被置于矛盾的激化点——复仇上时，便像外表宁谧、内里躁动已

久的火山猛烈爆发，像风平浪静的大海，遽然掀起惊涛骇浪，迸发出了势不可挡、令人震撼的冲击力。善良、懦弱的小小职员，沦为冷酷、残暴的杀手。人，沦为恶魔。人性之恶，在悲剧中静静地绽放。这一悲剧沉哀彻骨，读来令人心魄战栗。

《小小职员》问世以后，好评如潮。卡尔维诺、帕佐利尼等纷纷撰文表示赞赏。著名诗人贝尔托卢奇说：“它使我思绪万千，我认为，它是伟大的哀歌，是最无声息的、生理的和震撼人心的莫泊桑式的小说。”小说出版的第二年，享有盛誉的电影导演莫尼切利把它搬上银幕，由名演员索尔迪主演，大受欢迎，又进一步推动了小说的广泛流传。

第奇亚诺·斯卡尔帕（Tiziano Scarpa）是这套丛书中最年轻的作家。斯卡尔帕一九六三年出生于威尼斯，经常在各种刊物和报纸发表文章，出版了多部短篇小说集，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铁栅栏上的眼睛》和《爱》是他的两部长篇小说。

《铁栅栏上的眼睛》叙述作者家乡威尼斯的一名青年，救起一位落水女大学生，开始追求她。为了谋生，两个年轻人都不得不去做些不雅的工作和事情。于是产生了一个有点滑稽可笑、又颇奇特的情感故事。不过，斯卡尔帕无意去编织完整的情节脉络以串联小说的故事，也不用心塑造人物的性格，而是着意

采用一种怪怪的叙事话语，营造一种独特的话语氛围。小说中大量使用当今意大利青年中流行的语汇，包括一些人们通常忌讳的词语，使用同今日年轻人的思维、生活与行为方式相适应的语言形态。为了表现现时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年生活的多彩、斑驳，表现年轻人的交际、趣味和时尚趋向，斯卡尔帕在作品中广泛触及文学、艺术话题，又把美术、哲学、物理、生理和性学的专业语汇，把拉丁语、希腊语和多种西方语言，引入小说；在小说文本的版式、字体上，也用了一番心思。

斯卡尔帕的这部作品着重于个体化的表达，显露出鲜明的“时尚化”写作的印记。它体现了试图表达自己生命体验的努力。在表现形式上，采用了特异和夸大的手法，包含了青年作家对于传统文学的一种逆反心理。

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人和自然经受着严重的困惑、不安和侵扰。兴许，文学还能起到并非无关紧要的作用，文学还能给失落的人们寻找恰当的平衡，提供不无裨益的启示。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仍然痴心于外国文学事业的缘故之一。阅读《鸵鸟文学丛书》，兴许有助于我们走近今日之意大利，真切、形象地了解它，了解它的现实，它的普通人和年轻人的希冀与失落、幻想与梦魇，了解意大利作家

对这一切的解读与阐释。这四部小说恐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意大利文学尤其是青年作家的创作态势，了解他们关注的热点，他们在艺术追求上的创新精神，在艺术手段和语言形态上的新鲜的特点、趋向，同文学传统的关系。这也可以多少弥补我们在介绍当今意大利文学上的空白与缺憾吧。

前 言

出版这套丛书的想法产生于一九九八年一月在罗马的一个夜晚。重要的意大利出版家 Giulio Einaudi、意大利作家和诗人、中国作家、汉学家和记者们出席了那天的晚宴，席间，作家余华指出中国对意大利文学的认识仅限于享有盛名的大作家，如 Calvino, Moravia，而对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作品却知之甚少。

于是 Giulio Einaudi 提出一个介绍鸵鸟出版社五位作家的计划，这个计划完全是出于文化考虑而非商业行为，它得到在场作家的普遍赞同，因而酝酿成形。中国作家也显示出高度的热情，提出每人介绍一位作家，书写丛书中各个单册的前言，并为媒体和出版物撰文，对作品进行宣传。

这次选定的四位作家，Del Giudice 和 Scarpa 是具备 Calvino 风格的作家，而 Lodoli 和 Cerami 则更多地受 Pasolini 的影响。他们的艺术特点各不相同，带

有鲜明的个性：Del Giudice 发展了笛卡儿明快的写作风格，Lodoli 着重对魔幻主义的探索，Cerami 善于描写人性残忍的一面，Scarpa 的作品则充满着游乐性和怪诞。

这四位作家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后现代主义作家，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影响了世纪末西方的历史文化。与古典小说的决裂是在二十世纪的前二十五年中逐渐成熟的，在这些作家开始写作之时，普遍对叙述及其表达形式表示怀疑，不知它们能否反映现实。

实验开创了新的道路。这已经不仅仅是对过去文学的革新，而且要融入其他语言和表现现实的形式，甚至非文学形式。为了表现新的时代和现实，需要语言的重塑。例如：Del Giudice 将叙事文和散文融合在一起，Scarpa 展现了人身体的种种欲望，Cerami 专心于电影语言的应用，Lodoli 勾勒出完全虚幻的人物框架。

尽管文化背景、历史、阅历不同，让语言更富于意义却是中意两国作家共同的愿望。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千篇一律的语言的反抗，产生了让语言接近生活的需要，让它再次拥有描绘现实的能力，为此，古老的传统和它的千般姿态又被重新发现，作家们并求助于国外的经验（西方的和非西方的），在形式和体裁上不断地实验和变化。结果词汇丰富了，小说的结构发展了，变得更复杂更有创意，流派也多元化了。

介绍这套丛书的中国作家的一大特点就是更注重对人行行为的描写，而忽略了该行为的心理动因。他们既接近中国文学的传统，又靠近后现代主义的叙述方式。反映个性的其实就是人的行动而非内心世界。这同样发生在意大利作家的身上，这是后现代主义时代无法描写已不是中心和可信的自我所产生的结果。

中国在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处于同样的状态，而对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人来说，写作就是表现自我。

抛开这些雷同和差异的地方，我相信所有加入这伟大计划的作家们都会同意：叙述是认知的一种方式。

米塔 (MARIA RITA MASCI)

2002. 1, Beijing

如果你会读出声音的话

阿 城

中文有个熟视无睹的词叫“读书”，本义是真地读出声音来。一篇文章，一首诗，一部小说，要读出声音来。古人的修改文字，有一部分是依声音判断，拗口，就意味着文字有问题，要修改调整。拗口，最不堪的称为“诘屈聱牙”。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书”。看，不出声音，顶多是突然大笑，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读中文读出声音的时代，不知为什么和从什么时候消失了。

我们常常也就如此去认为中文之外的文，也是不读的。大谬不然。

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俄文，我常常听到它们被读出来，懂或不懂，总之都是经得起听的。这也是我想提醒看这篇小说的中译文的人多一个心眼儿的意思。